

想念爷爷

张子影

名家讲述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1

爷爷离开我好多年了,我至今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。那年我7岁。爷爷是突然从老家来的,事先没有告诉爸妈。他带来了一大包雪白的棉花和一袋新绿豆。爷爷说农村现在的政策好了,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。爸爸把装着绿豆的布袋子打开,把头伸进去闻闻说:“真香啊!还是家乡的豆子好。”

我也去闻了闻,闻到了早晨青草的味道。

妈妈说:“周六我们就做豆子饭。”爸爸最喜欢吃豆子饭,但平时要飞行,不能多吃豆子。

这个晚上全家人都很高兴,弟弟小兵也乐得咯咯笑,因为爷爷一直抱着他逗他。

我听妈妈说过,当初妈妈在医院生下小弟后,爸爸连夜给在老家的爷爷打电报。本来是卧病在床的爷爷,接到电报后兴奋地从床上一下子蹦下地,穿上鞋就朝屋外跑,奔到厨房,把家里攒的鸡蛋全都煮成红鸡蛋,第二天给村子里挨家送。没出半天,全村人都知道,爷爷那个当了飞行员的大儿子,为家里添下了宝贝孙子。这一年,爷爷正好60岁。弟弟3岁了,那爷爷就是63岁。

爷爷的到来让家里有了很大的变化,最高兴的是小弟。我每天上学放学,一进门总看见爷爷抱着小兵在溜达。妈妈说,爷爷一整天就把小兵抱在手上,连吃饭时也不放下。

到了晚上,爷爷还把小弟带到自己的床上睡。爷爷总在逗小弟,他一逗,小弟就笑,房间里总是回响着这一老一小的笑声。小弟对爷爷好像完全不认生,在爷爷身上爬上爬下,还揪着爷爷的耳朵说:“爷爷身上有烟味。”

爷爷笑呵呵:“噢,小兵真聪明,爷爷以前是抽烟袋锅的。”

妈妈说:“爸,您想抽就抽。”

爷爷说:“可不行,你人家这么小的地方,我怕熏着您的孙子。”

我叫起来:“爷爷,你就不怕熏着我呀?”

爷爷笑着说:“我说的孙子,也包括你啊!”

我认真地说:“爷爷,不对,我是孙女。小弟才是孙子。”

爷爷更加开心地笑起来,但是他随即就咳嗽起来,咳得弯下腰,脸都红了。说真的,当时我觉得爷爷这次来,变化挺大的。我在3岁之前,一直是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的,我印象中的爷爷结实而健康,但是现在来到面前的爷爷,比记忆中的爷爷缩小了一号。妈妈给爷爷支了一张床,而且把床铺得很厚很软和,说西北冷,爷爷是从南方过来的,别冷着。

晚上,爸爸坐在床铺上和爷爷说话。爷爷拉着爸爸的手,眼睛一直看着爸爸。我听到爷爷说:“远儿,自从你当了团长来到这个机场,3年多都没有回过家了。”

爸爸说:“3年零7个月了。”

爷爷说:“今年春节能回去吗?”

爸爸低下头说:“我们这里,每到节假日都是战备最紧张的时候。”

爷爷沉默了,好些话像被挤在了皱纹里。

爸爸对爷爷说:“爸,你搬到我们这里来吧,跟我们住。”

爷爷摇摇头说:“不行,我不能把你妈一个人丢在那块儿。”

我的奶奶去世好几年了,可是爷爷不肯离开奶奶住过的房子,也不肯离开奶奶的坟头,他每隔几天就要到奶奶的坟上去看看。

快要熄灯了,爸爸第二天要飞行,就说:“爸,你早点睡吧,我明天要飞行。”

爷爷赶紧说:“啊,明天要飞啊,那你快回去去,去睡觉。”

爸爸说:“我得回飞行团去,晚上睡在那里。”



飘香面

阿昕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爬上山坡,新兵段光才真切切将营院看清。这方小天地被无尽的太行山包裹着,满眼是黄黄的土坡和峭立的山崖。再想想来时,从满眼绿色走向一片荒芜的蜿蜒山路,村庄里低矮老日的土坯房,段光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家乡不同,与江南水乡旖旎的风光相比,这里就连阳光都直勾勾地刺眼。

一声哨响,段光急忙奔下山坡集合,二班迎来了“新兵第一课”——巡山。山高坡陡,出发前,班长李昭仔细检查了挎包里的背包,试了对讲机,还背上了一个保温箱。新兵不知保温箱里装着什么,以为也是巡山的工具,都争抢着去背,李昭执意不肯。

一条崎岖逶迤的羊肠小道在山崖边瓜藤般向上伸去。初秋清晨,太行山的沉积岩被敷上一层水汽,坚硬又水滑。李昭走在队伍最后,前面副班长开道,段光被安排在队伍中间。大家取出背包,把彼此连接起来以防意外。段光握着拳,脚底深一下浅一下,全身骨架仿佛忽散忽聚。

行至一极窄极陡的峭壁,段光缓步移动,左脚刚踩上前面战友小张踏过的一块尖石,右脚踏空,忽地听见李昭低吼一声:“段光快贴墙!”段光来不及抬头看前面发生了什么,情急之下收紧肌肉,将全身紧贴石壁,下意识意识地挤住眼睛,额上青筋暴起,头顶仿佛被人砸了一拳似的一沉。所幸左右侧脚踩得还算稳,他用头和左肩扛住了上面突然掉下来的这一沉。原来,是走在前面的小张踩空了一脚,身体没有稳住掉下来,好在下面的段光反应快,力量强,撑住了下坠的小张。

走过那段极难行的路,眼前柳暗花明般开阔起来,李昭让大家就地休息。段光的脸上和手掌被石壁尖锐划破几道。惊魂未定的小张不住地向段光道谢。李昭起身:“咱们二班今天都要感谢段光同志,谢谢你反应迅速救了大家,要不然咱们这‘一条绳上的蚂蚱’可就是‘秋后蚂蚱’了。”一阵笑声中,大家的神经都放松下来。段光甚至天憋着的不适顷刻消解,心头甚至还漾上了一丝甜——经过刚才那番生死体验,自己好像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。

钥匙

郑茂琦

小说《想念爷爷》中,作家张子影从小孙女的视角,以儿童特有的稚嫩而敏锐的心,观察着从老家突然到来的爷爷。她觉得,爷爷这次来,除了对儿孙感情的那份甜腻,总有一些地方与以往不同。直到一天夜里,爷爷在客厅抽烟时摔倒了,孙才发现了爷爷的“秘密”。只是这“秘密”揭开的时候,爷爷已经不在。那些没能常回家看看的遗憾,不知道会噬咬父亲多久。

中秋之夜,一盏圆月的明月,映在故乡的河里,泛着欢笑,泛着离愁。这个中秋,不知又有多少军人不能归乡团圆啊!在这篇作品中,作家张子影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引导读者进行探幽入微的心灵触摸,叙述细腻而不显冗余,语言温润而没有柔弱,故事感人至深。默默奉献的军人,身后有绵长的亲情,有温暖的故乡。

老舍先生说:“思索的时间长了,笔尖上就能滴出血和泪来。”我想,那些带着情感的思索,会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。



本版插图:李振 图片制作:贾国梁

4

爷爷指着宣传画上的大飞机对齐叔叔说:“要把这飞机全都照进去噢……”

齐叔叔说:“放心吧!伯父,全都能照进去。”

全家人站好了位置,齐叔叔对了焦距,从镜头里看着大家,大声说:“准备好了,听我数一、二……”

爷爷突然说:“等一下,等一下——”

爷爷摸着自己的领子说:“等我扣一下。”爷爷把新衬衫的第一个扣子也扣上了,指着新衬衫对爸爸说:“看看,怎么样?”

爸爸帮爷爷理了一下领子,说:“可以了。”

爷爷坐得直直的,眼睛盯着镜头,满意地大声说:“好了!都好了!”

我探头一看,嗨,爷爷的腰挺得好直,眼睛也睁得大大的,一脸笑意,看上去去可精神了!果然,齐叔叔也夸奖说:“伯父真精神!好,全体看镜头,准备,笑一笑啊——一、二、三!”

照相机“咔嚓”一下……

那个晚上,我在睡梦中听到一种声音,是外间屋里爷爷在不停地翻身,还有一股烟味。我悄悄地下床,光着脚打开门,看见黑暗的客厅里,有一点红红的火头,一闪一闪的。突然,这个火头一下子落在地上,同时发出了咕咚一声。我赶紧跑上前,看到爷爷歪倒在地上了,旁边还掉着一个烟袋锅。我跑过去扶起爷爷,看到他用手用力捂着胸口,并示意我不要吵醒妈妈。

我蹲下来,轻声地问:“爷爷,你怎么了?你生病了吗?”

爷爷摇摇手:“没有没有,我就是呛到了。”

我把爷爷扶起来,爷爷再一次咳嗽起来。他咳得弯下腰,但使劲用手捂住嘴,又把袖子捂在嘴上,把声音压到最低。

夜深了,爷爷让我去睡觉。离开前,爷爷说:“你不会告诉你爸爸妈妈吧?”

我笑起来,说:“放心,爷爷,我不会告诉爸爸妈妈说你在夜里抽烟,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呀!”

爷爷笑了,他咧开嘴,但随即又用手捂住嘴,把咳嗽压在手掌心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起床后,见爷爷的床铺已经铺得四平八稳。吃了早饭,我准备上学,爸爸也要上班,我们刚刚走到院子前,就听见有人在喊:“孙女儿——”

我回头一看,见爷爷站在飞机楼3楼的天台上,正在向我招手。

爸爸说:“爸,我上机场去了。”

我说:“爷爷,我上学去了。”爷爷看着我们,微微一笑了一下,挥了挥手,又挥了挥手。

下午,我放学回来,爷爷的床铺空了,爷爷已经回老家。晚上,妈妈跟爸爸商量,今年过年,她想带着我和小弟回老家陪老人过春节。

可爷爷没有等到我们过春节回去。爷爷吃去后没多久,就去世了。

爷爷去世的电报到来的那天,按照规定,爸爸停了一天。他一个人爬上3楼的天台,在那里站了一整天。

深夜,我听见爸爸站在爷爷的照片前哭了。爸爸说:“爸,你怎么不说呢?怎么不说呢?”

直到这时,我才明白,其实爷爷来的时候,就已经病得很严重了,爷爷自知时日无多,所以才恳求爸爸跟他回家乡。可是,爷爷不想让爸爸分心,直到去世,也没有把病情告诉我们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张全家福还挂在我们家墙上。照片中的爷爷,衬衫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,腰板挺得直直的,爷爷和爸爸的身后,一只银色的大飞机正从头顶上飞过。

2

第二天一放学,我就飞跑着回家,拉着爷爷来到机场外场的警戒线边上,对面就是跑道,阳光下的跑道光滑得像一条绸带。

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,越来越近了,转眼,一架白色的“大鸟”出现在头顶。

只见这只“大鸟”平稳地伸展翅膀,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,对准跑道落下。轮胎接地的一刻,尾部喷出的白烟震动着空气,四下的茅草都呼呼地抖动起来。

“这可是全中国最先进的飞机!”我向爷爷汇报。爷爷不停地点头,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。

第二天放了学,我进了门就找爷爷。妈妈一边做饭一边说:“爷爷一下午都在天台上坐着看飞机呢!”

我跑到3楼的天台,果然看见爷爷坐在小板凳上,正在向机场方向看。

爷爷用手搭着凉棚抬头看天,看啊看啊,看了好半天,手也没放下来。

我好奇地问:“爷爷,你看这么久,在看啥呀?”

爷爷把手放下,眼睛还是看着天上:“这天这么大,到处空落落的,飞机上了天,连个停靠的地方也没有啊!”

我笑起来,爷爷太有意思了,飞机上了天,哪有停靠的地方?

爷爷忧愁地说:“没地方停没地方靠的,这万一要是飞机有个什么差错,或者天气不好,打雷下个雨什么的,可怎么好呀?”

我不说话了。我想说,爸爸说,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,飞行员都是勇敢无畏的人。他们每天都面临着风险,可是他们每天还是斗志昂扬地奔向天空。可是不知怎么的,我不想用这些话来回答爷爷。

爷爷摸摸我的头:“你要听爸爸的话。也要听妈妈的话,别让他们操心,知道吗?”

我点点头:“我知道。我听话的,不让爸爸妈妈操心。”

爷爷的眼睛突然湿了:“你爸爸妈妈……他们都很不容易……”爷爷的嗓子哽咽了。

我不明白:“爷爷,你咋啦?”

爷爷用手擦擦眼睛:“没事,爷爷老了,眼睛不好使了,一见风就流泪。”

3

晚饭后,爷爷抱着小弟坐在桌边,抬头对爸爸妈妈说:“等星期天,我们照个相吧!村里人都知道我到机场来了,我也想把飞机带回去给他们看看。”

妈妈看着爸爸说:“飞机跟前应该不能照相的。”

爷爷马上说:“我知道我知道。飞机是要保密的,我们也不用到真的飞机跟前去看。我看见花园里有个大牌子,上面画着大飞机在天上飞,那儿就行。”

爷爷说的地方,是机场大院俱乐部一侧的小花园,入口有一个大宣传栏,上面画了一幅宣传画,两名戴着飞行头盔的飞行员仰望蓝天,天空中一架银色的飞机正飞越祖国的长城高山。画的上方有一排字:制胜天空。

爸爸说:“好啊,全家人也很久没照相了,星期天我们全家去拍照。”

爷爷对爸爸说:“你穿上你那那飞行服。”

爸爸笑起来:“好。我穿上飞行服。”

星期天一大早,妈妈拿出一件新衣服送给爷爷,是件白色的衬衫,爷爷马上穿上了。早餐后,全家人开始着装,爸爸的皮飞行服光照人,我换上了过年才穿的新衣服,一家人来到那个大宣传栏跟前。

邻居齐叔叔带着相机已经到了,还在宣传画前摆了一条长板凳。



扫一扫,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584期

军号声

李芳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新任部长上班的第一天,上午8点走进县人武部战备值班室,正在值班的转改文职小赵立刻站起来。部长问道:“军号声呢?”小赵被问懵了,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部长见小赵没有回答,又问道:“部里上班不播放军号吗?”小赵挠了一下后脑勺解释说:“县人武部机关好像都不播放军号吧。”部长立刻严肃起来,说:“部队听不到军号声,还有部队的样子吗?明天起,我们单位按时播放军号,这要成为常态!”

部长撂下话就走了,小赵待在值班室不知道该怎么落实部长的指示。小赵心里嘀咕,单位总共十几个人,播放军号似乎多此一举。况且,县人武部机关前边是所小学,后面是居民小区,每天播放军号,会不会影响周边群众的生活?

部长姓占,叫占位,都说他人在哪里,哪里就是他的战位。据说,他爷爷

曾是一名司号兵,在朝鲜战场上,军号的喇叭筒被敌人的炮弹皮削掉了,他爷爷用手围着吹冲锋号,直到部队攻下高地,插上了我们的军旗。占位的爷爷朝着军旗飘扬的方向倒下去,再也没有起来。占位小时候多次听父亲说过爷爷的故事。不管在电影还是在电视剧中,他会把镜头中那个吹号的小战士当成自己的爷爷。占位没有见过爷爷,就连他的爸爸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父亲的模样。爷爷牺牲时,占位的父亲才2岁半。占位当兵后,参观旅部的军史馆,看到过一把被子弹打穿的生满铜锈的军号。之后,他对军号又有了新的认知。从战士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占部长,军号声已经注入了他的体内,仿佛他血管里流动的声音都带有军号高亢的旋律。

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,但小赵还是服从命令。第二天上班时,面对小学的几位老师听到营院里嘹亮的军号声,齐刷刷站成一列,朝着军号响起的地方举手敬礼,身后还站着一群戴着红领巾,把手举过头顶的少先队员。后来才知道,那几位敬礼的老师都是退伍军人。

说罢,李昭打开保温箱,香气扑鼻,是一大盆炒了的面条。新兵们不约而同地走上前帮忙。段光沉默着,小心翼翼地为烈士们分面,一碗接一碗,他终于没能忍住眼眶边打转的眼泪。

晚些时候,巡山小队完成任务,踏上回营之路。夕阳像熟了的柿子一般饱满滋润,阳光倾斜着行走,将每个人的身影拉长。战士们解下的背包绳卷裹一串串细碎的光。

晚饭时,每个人面前也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。连长、指导员站起身来,手里端着大大的面碗,说:“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这碗面看着简单,却是我们连队的招牌菜。就像我们大山里的兵,日复一日看似波澜不惊,但钢铁长城上有我们一砖一瓦。”老兵带头鼓掌,新兵们腼腆着捧起面碗。

段光喝了口面汤,惊异于北方山里的炊事员竟做出了江浙人家纯正的味道,大口吸溜起来。顺着山风,那面的香气溢出了大碗,一直飘向太行山深处。